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懷星堂集卷十九

二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畢所誦

欽定四庫全書

懷星堂集卷十九

明 祝允明 撰

傳志

程文林誄

特授文林郎新安程君名昭字用顯以弘治己未卒于家正德丁卯葬于許龍川子孫孝孺願著先美其甥庠士戴君昭致辭乞誄遂為詞曰

周伯休父肇氏于程爰及忠壯霆激雲升黃墩奠居世

毓材英有將于周東密屯兵以障鄉閭臨溪是營宣和
再徙建炎專城宋季元杪其居載更天朝晏休始定而
寧文昌之坊世華聿騰比及于君孝友性成藏焉修焉
斯用而行春誦夏絃秋螢冬雪園無游迹帳有燼涅渾
灑噩噩遺書顓業二帝精一三五謨烈有舉而措千驥
一轍以逮餘編羣經宿牒學海藝圃肆功涉獵青衿入
泮纜十有四學殖雲烝文瀾川至伺時而升姑篋而肄
歲戰文場凡八校藝繫之維之驛騶亦躡乃貢于廷皇

曰吾試試而第之允冠多士君曰止矣行藏有時吾齒
強矣尚需來期奈此居諸曾不我稽豈不榮仕母髮皓
垂菽水幸充五鼎未涯忍曰違之南北坐羈觀其會通
孝忠互施惟義所在可固而迷白之有司聞之赤墀皇
曰善哉其志可依特賜寵命七品秩階爾其終養遂烏
烏私君拜服命被章來歸猗歟孝哉古人一揆乃築乃
構乃登乃豆承顏晨昏身老若幼今而已矣高操不朽
周貧仁術教子義方有事西疇屏跡公堂朋從日集崇

論洋洋和而不流簡而有章惟老成人矜式于鄉胡然
不祿先露溘亡軒冕或來死生浮休孰不有終身去聲
留子孫孝錫安宅斯丘有耀于遐揭此文旒

劉時制墓誌銘

時制葬以其人應銘以其世應銘郡學張君承慶為狀
似余曰執事銘時制蓋猶王介甫於王逢原黃魯直於
邢惇夫然夫為逢原惇夫微二賢不沒沒今知二子亦
多以二文余愧不及二賢文爾然而述其實或因人以

考言因言以尋人言不為無用據狀劉出於汴其隨宋國播南始貫常熟者曰亨來贅長洲產富道穀遂莫且望者曰希仲希仲生啟東華實益茂皇封刑部主事其子即山西按察僉事完菴府君珏國之老鄉之先生家之烈祖而時制之曾大父也祖曰德儀生父曰安簡處士傳字紹伯母錢氏所後父曰元之時制生性氣淳和才具俊邁賦詠圖寫游泳藝圃與羣季爭能家學粲然其仲兄時服出治經於學官登進士第時制去為父任

門戶事益有治局筦鄉賦善徵扶弊多裨縣官力家督
牟畧田計漫滅竄伏百狀鈎滌還于初法司覈軍田部
使者董水利詳徒誣訐時制家時制皆往直之平時力
穡廣產散積濟乏勤惠之蹟不能一二數元之安簡弟
也始無嗣嗣時制時制孝睦於兩族充然諧也廣及嫠
嫂孤姪諸族屬靡不禮以周初元之贅室錢先沒乃歸
繼取吳及元之沒葬時制白諸長者遷嫡母來合祔人
皆避之安簡固高亮特罷自謂時制惟肖也蓋劉氏風

流典刑當吳中王謝諸郎嶷嶷時制且有榦實猶車騎
過也時制始以成化丙申生以正德辛未九月壬申卒
生三十六年爾妻鄒氏生一男曰遇聘王氏女一許聘
張某又明年某月某日祔葬先兆本縣遠字園之郊原
余先王父參政山西與僉憲府君誼並兄弟二氏媾好
迄今不減余安敢辭銘獨愧且恐文弗能永爾時制諱
度詩云

苗之夭夭秀之翹翹有尋其標登厥實以饒乃以靈以

飜腐于場以漂搖嗚呼傷哉大人昆季號而招時制歸
來乎歸來乎其亡不之者或化為金壁芝桂尚祭劉氏
之芳馨與聲以遙憫爾父爾兄勞心之忉骨肉之復土
也誰則不雕

志謝可節墓并銘

秀才謝可節之墓嗟夫晝刻盡乃夜華而萎或燎之膏
竭以地何嗟之為乎玉完於璞出作禮器永用享已矣
既器矣炎焚而泥沈之繚繭以就杼經緯既成被服物

庸或染之青黃丹縹纁綠五采可絺繡加益華貴已矣
未杼也委之牛刀寸截絕之不悲失日炬葩葉是也不
悲毀玉斷絲豈物之情天之理應爾歟惟孝友于兄弟
閨庭祭溫益友際處信金石忠裘粟而氣蘭芝也斯可
節之玉也功勤學廣思新文蔚先進者謂之球玉龍虎
董學使謂才高氣充同儕之雋曰武庫也斯可節之繡
也可節為吳縣生員今年嘉靖乙酉秋鄉試南京羣數
百輩叢出棘垣扉外萬牛馬走擁可節寸步反側行數

十丈跟及地曾不睨二三武可節曾背扣塞比能自展
步而血結鬲臆固矣強臥逆旅同舍狂童亦姻子也肆
妄語自詫坐取名第可節端直人惡斥之迫同舟此狂
益譎張不休或繆侵可節可節益疾憎且憤氣鬱鬱怒
乘前淤傷其肝歸問醫竟不可捄冬十月二十四日死
此則其為焚沈寸截也者當悲不悲邪漢悲賈生唐悲
歐陽詹李賀宋悲邢居實今忽悲可節可節於太傅固
少讓去詹賀輩不甚遠何代無此悲此悲為舛枉問天

不得其言無若視子淵悲可紓也嗟夫觀顏氏誼可無
悲觀誼詹輩可無悲觀詹賀等可節可無悲可節師顏
賈友詹輩死且同之亦已矣已矣人間事紛亂無限何
足銖寸校余與可節五世交可節父元和余異姓老弟
也慟可節不止作哀詩甚冤苦以示余余取其意推濶
之使刺可節家石謝長洲儒義家可節曾祖會舉人祖
炳至元和為七世同居之門可節母吳妻劉二子潏涵
涵後可節兄儼女二可節生弘治壬子十月卅晦得年

三十四沒後兩月為十二月廿二日丙午葬胥臺山可
節名僖余既悲可節不已寫為楚詩慰元和即兼以為
銘

月幾望兮玄雲滅兔蘭摧梓枯兮竹折桂蠹殀鴛雛兮
碎石麟雉鳩吟雌兮鴻雁弔羣白楊蕭瑟兮黃波東注
無迴聲空山窈窈兮宵冥冥嘯山鬼兮舞狐狽安得綵
鳳鳴噫安得綵鳳鳴

癡雲子葬銘

癡雲子朱氏蒙名大經字也世居琴川癡雲子天真不
蠢物藝呈標清非絕羣和亦有立研丹殺青牢籠物狀
推宮啟徵融陶性情江海吾家軒冕何物蓋受之而用
不罄故有餘貴任之而不必遂故無留戀庚申之秋予
曰遣止無幾問子人曰往矣乃知以臘月二日扁舟訪
友數酌之餘醺然返棹一卧不寤竟成長歸嘻何其去
來之際如是快哉其初正統甲子八月十六日生在世
蓋五十八歲明年三月某日其子藏其魄於招真之原

請述幽石從而刻云

魄陽之于于還游太虛魄息玄廬青松衣被白雲滿墟
嘻樂哉歸與

張翁墓誌

張翁非今時人也醇醲醞其滴沖簡夷其煩函真擁樸
坐回古風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虛皇授契寤寐玄綱琳
編瓊簡童冠誦習慈儉不先允執三寶耄壽臥疾忽呼
其孫令誦聖號家幼悲喚返而吁曰旌蓋既引乃此邀

沮勉留期月脩脩而逝嘻何應答之確歟銘曰

張為姓謚為諱曰宗學乃其字考孟璣妣陳氏陳蚤失
沈斯繼室于王始出贅生子喬毛氏儷女一人朱泰壻
亦有孫兩昆弟曰靈倫顧龔配出二雛曾孫輩秉夷長
執中次曾之女草蟲是翁初生辛丑歲月春仲日十二
及戊午秋之季其日十乃奄逝七十七居人世甲子年
月寅位癸酉期歸于窀高景丘魄永憇白鶴導兮玄猿
侍參彌羅兮謁穹帝睨塵區兮時下戲

王宗肅墓誌銘

神仙之說或者謂其久亦自息然既從仙出必有非俗情所測識者吳城中街路有王省幹氏惟以傳所謂遇仙丹者為家凡父子之承述率以是其藉以生亦獨以是而守先說甚悶靳不輕以語人至于今施之遠猶良驗焉予故識宗肅宗肅諱鏞字宗肅本出施父孟文國初贅王氏生宗肅宗肅長而承王母業故從其姓無易省幹遇吕公事在宋乾道間於宗肅輩當十一世宗肅

既服事其術而其稟質本自淳懿乃益專以任真處世平生無分毫外願每旦日但課念二氏籤典持戒修善飯緇齋黃未嘗有勸歲以四月十四日呂公誕辰修祀整飭如承大祭囊橐雖不盈溢而矜孤恤寡葺治街徑若有餘者其大節則能養葬父母孝敬誠篤為最可言且其襟情夷坦犯之無怒色三尺孺子與接話亦溫實未始欺之而家計盈缺一無所動于中家人當缺時為之商評則徐徐曰聽其自然而已其閒暇時亦頗去讀

書吟詩接晤良友杯榼時御泱然甘適貌古氣寧予時
接而愛之昨弘治辛酉十一月某日乃卒其生永樂甲
辰三月二日閱世七十九齡配潘氏繼陸氏生子男七
人洪淮濟瀚渭洲津女二人嫁呂淮某孫男一嬰女三
王之先塋在吳縣十一都冶字圩之原諸子以乙丑歲
某月日葬焉豫事來請為銘乃按呂淮所纂狀叙之銘
曰

氣揉賦醅鮮醇醲醇之流行亦有鍾彥哉宗肅的其逢

涉世岌岌恒融融志不愧承邁仙宗享世七紀回塵蹤
蒼梧北海訪回公儻其遇之攀而從子孫勿墮此古風
子肇耀華題山宮

孫功權墓誌

孫衡字功權以字行其父自江陰避世來蘇酸苦造家
功權繼之幼輒勤確務生居積書繪文玩今古珍器物
遷易為殖故所交接多大夫士間然務是者大率輔之
以諛說求射中功權動輒以莊直為詞質質然如老宿

嘗語人曰吾勝冠便戴此平定巾歷壯老不肯一日以小帽自褻又遇人不以前後貴賤富貧易心改禮多直稱其名入亦容之且謂其自述應非偽也暇時或相與裁品人物必曰某才能若某事某事然無德某寡才若某然有德重重輕輕有類儒史晚年作一小亭目之曰安老多為章表而今吏部侍郎匏菴先生特寵之以詩時在某年功權既八十矣氣血漸消久不飯日惟飲酒啖少果物某月日奄然而盡亦無大疾苦初配顧氏三

十始娶子男二女四明年月日葬某山長兒文拜乞銘
墓銘曰

德以取人而自亦少愧勤以立功而卒食勤味七紀太
平生長老死尚德之詞猶若入耳功權功權亦安死矣

陶孟實墓誌銘

王章曰此輩與一把箕子不能用史以示譏余恒謂未
然仕學皆自有本末重輕不可偏且倒耳若盡去度數
塊然守理性其亦何以集功將全才不如是也自士以

經術從政則往往畧藝事至不能遺也而付諸彼其果
然哉余因陶孟實家乞誌孟實而感之孟實姓陶氏諱
信孟實字也家吳縣吳苑鄉之陶家場父仲融母金氏
生孟實抱賦簡質不喜為靡麗然外閭中融思致明締
深通九章之業用以條析積聚斤斤也每縣令當饑年
計會裁損稅賦若稱停徭力輒以屬孟實蓋無竅事者
孟實亦足觀矣夫夫所少於計籍之手者思侵牟也苟
司存既治將之以端慎則以何道黜之茲孟實之始不

獨感焉而誌之宜者夫孟實以某年月日生某年月日卒年若干其娶某子男三昂某某女二孫男四某某葬以某年月日墓在某其家之請因其友陳良玉以來良玉且為狀云耳良玉固信人銘曰

漢名元理齊庸九九求也之藝從政何有陶既才美端慎將之魄陽斯盡重以吾詩

承事郎欽君墓誌銘

信民姓欽諱允言字信民吳縣人五世祖銘洪武間起

家進士授湖廣道監察御史有直聲坐謫戍遼東曾祖
遜祖禮父士俊母馬氏生信民而父沒信民雖孤弱賴
母拊以長輒克家治父故業卓然而植充然而肥也其
業主總商賈貲本散之機杼家而斂其端匹以歸於商
計會盈縮低昂而出入之刻時審度彼此以濟皆信委
帖服焉蓋其資本聰明識理道又有材局幹能又性倜
儻開誠布公用是以得之然為行又良能孝親痛養不
及父用情於母甚至燕居無惰氣與人不苟言裁事多

中節後奉例賑饑受冠帶之旌召相公事以勞病瘁正
德丙寅十二月九日卒于家生于成化丁亥四月廿三
日得年四十娶孫氏子男一人曰冕聘袁氏女三人長
適郭恕次未行信民之卒冕纔十齡其婦翁袁君漢章
為相後事五年丁卯十月既望葬于靈巖鄉吳山陳灣
村祖塋奉塾師陳嘉甫之狀請予為銘袁君高士所譽
必有試嗚呼世固有通明之材將之以忠信居然事事
合理宜物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信民唯其人也袁君又



云其病也諸商來視相弔曰子或不諱吾屬將疇依灑
泣而別其動物至是不亦信哉嗚呼銘曰

菴物之要知及仁守豈巨則然而細乃否彼玩其細或
昧以苟乃迷而躓孰任厥咎哿矣欽氏美自性受卒食
其效安安丘首其才其生偕酬不負尚不負于來以昌
其後

承事郎盧君墓表

弘治十八年九月某日吳邑哀子盧慈葬其考承事君

於黃村平原之新窳以知隨州史君引之所述行狀來
拜乞為文詞表樹墓上盧出太公望齊文公曾孫高篋
以采地為氏中世望於范陽號海內四姓條分于吳亦
既久衍著為盛族按狀君諱桐字熙遠高祖廷震曾祖
子謙祖文寶父以傑君既紹武先業服賈居貨嘗謂人
之於世業有異宜心有異存邪故夷然以坦易祁然以
寬紓擊然以敦厚寧弗腴吾殖勿瘠吾天君也力可及
物者秉毅敏為以達吾義他日江南連郡洪潦江湖汜

漫長吏勸分君既應格被郎秩之旌已而凡官有力役則以命前受秩者往董振之會瀾白茆港因簡君莅事君捐家勵公績用告成退處井閑操修謹謹以飭于有家年未耄荒而子姓蕃庶駢事僂力人間事無弗足者歲在癸亥季夏上日春秋告終享世五十八年君之母為范氏妻為史氏即隨州使君女兄也男子三人女子一人孫男四人女五人三子者慈恩憲卜地營壙差此穀旦舉柩寔焉嗟夫先師有言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君

執心厯渾不以業遷不愧於善稱矣又云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君賑凶之惠滌川之勞不報於郎秩矣又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君子孫薨薨勿替引之不忝於祖系矣率三者以始終既順既安殆非聖人之所與與鄉邦僉悼宜樹風聲近慰嗣息遠詔陵谷其文曰

抱淳懿天無虧赴民庸亦有施九屬洽家之肥祭于邦靡愆儀生爾死饒若饑華身章銜國階蕃來肩流祥禧琢遺芬表山陸安且耀亡窮期

趙君墓表

君子之表人必其騁竒樹異駭聳羣聽為不可恒者而後可乎如是則中庸之所以鮮也聖人且嘆之何有於表乎今俗情所最乏無若廉與遜矣夷於門跖於室而後利羊其貌狼其心而後得則莫不惟利與得之趣耳而何廉遜之計有人焉不食薇而毋以利遷不脂韋而毋以得累理如是吾如是耳則不曰誠廉若遜哉誠廉若遜而不表之得乎哉吳趙君時憲氏誠廉者矣誠遜

者矣既卒君子思欲表之曰不可以無據會其子鎬有
舉而屬之余余何敢以君子居從而表之君子意也乃
從同人陶君麟狀述梗槩一二君居南濠叢市中為醜
賈賈葉端誤溢直既去君復程厥金曰誤矣追歸焉異
時又有誤者歸之如葉端是非廉者歟持躬遇物虛襟
沖然如弗任鎬治易為吳學弟子員君嘗取其書讀之
至謙瞿然曰謙之理如斯乎吾見人卑牧者恒契於懷
今幸窺大道指歸吾敢不服膺終身誦之乃以謙署其

齋是非遜者歟帥二道也表而傳之可也君他行稱是
慎重溫雅事父廷宏善養志事母王克以巽裕解其嚴
卜之性日用儉約奢俗不能移待夫人嘉善而矜不能
其歸金事既著後自亦嘗誤溢金他商他商亦歸之人
之善易感應也如此君之質尤敏於醫卜形相五行諸
家言多所通解少獨以病弱不能事進用之業耳君生
天順己卯卒正德丁卯年四十九一男子即鎬承考揚
顯器也以己巳正月三日葬君陳灣村原故為書穹石

如右以表諸其墓前

盛至剛墓誌銘

盛氏世為安慶桐城人居鳳儀坊以善世濟而弗用於時至華二生茂茂生君諱健字至剛八歲而孤出就外傅即克自持異同隊少長資尚恬雅初先業甚豐至是少落君能益自約脫畧紈袴態既冠娶力綜家政業浸以復故茂始配燕氏出三女燕沒繼胡出君及一女又一弟泰一女弟出庶母張於是上有二母下有弟姊妹

六輩咸未立所以養事撫給甘脆煥涼奩具之屬皆出
君種種周緻孝友之風藹如也自以幹蠱弗終學篤意
教三子延良師禮賢賓夾輔之其季曰德蜚聲類序戊
午當試京闈咸謂其可拾取君曰學優則仕若固可行
盍姑養以伺之乎德不敢違辛酉猶然迨甲子曰可矣
德承令一往果峻捷時以八月晦揭榜南都去家不五
日德歸舟阻於石尤十月四日纔抵舍是日即君生辰
也有司鄉縉紳交賀君播為雙喜詩什君敬受而所以

勗德者尤切君美姿儀中懷沖厚外度散朗當銜卹時
三惡奴乘紛披攘貨畜叛去易姓而處猶齊民比其後
奴死家且赤還粥其子孫又歸君家君亦不究其往人
信天之好還而稱君之長者也君善飲酒喜賓客正德
丁卯正月二十日卒生正統癸亥十月四日年六十三
配同邑王氏先卒三子者長曰隆娶周次曰儀娶張次
即德娶倪二女壻胡文敏汪漑皆王出也孫男五悉幼
德以先輩無錫丁君所為狀乞墓銘乃撫叙而銘之初

王之葬在烏石崗至是諸子筮地以合王兆者遇臨其
繇曰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以祔祖塋之側者遇豫
之坤其繇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乃從祔法筮日
曰某年月日吉乃寔銘曰

天道益謙無往弗還循晷而午厥理常然於昭盛君弗
昧於是既槁而萌乃壅而潰彼以蠱亂我幹而治彼以
趨躓我徐而至弗弛于道弗張于欲有祐自天實受那
福有松在澗鬱翠于晚君實所之觀化長返虎魄菟伏

有煒其文世需既顯歸耀靈根

崔孝婦傳

崔孝婦諱某烏程棲梧里詩書家黃庭畹長女十三失
母執禮如賢丈夫三年不葷十七嫁吳江崔文友其孝
動二老者姑曰孝婦哉猶吾懷祿出也舅曰孝婦哉猶
吾良子昌吾門姑疫將死竊剗股肉和藥姑飲訖即瘡
越五日其子澂始知之而哭孝婦掩澂口曰此非合理
道事毋使人知他日姑死孝婦哭失音不能言繫月始

復孝婦父母墓地為貴家奪孝婦力不能外施俾激請於尊長以簪珥營他地遷葬遂以憂憤病死年四十九

論曰

孝因心生不以賢愚殊聖人作禮以輔其偏故曰割膚非孝事若女婦類鮮聞道雖少過亦足賢矣崔孝婦又能知此其可謂知道哉其他行則亡弗合理稱孝宜矣稱孝宜矣

陳子中室李氏墓誌銘

允明於陳為母族之親稔知令人賢其卒而葬也子天
貴請為銘其所纂行狀益贍悉約而述之曰李長洲著
族令人處士景清妃金氏出也諱秀寧十一失父外靜
而中穎不與羣幼女類季父光祿丞景洪賞之十九歸
同邑陳君子中子中父志道先生為萊陽訓導子中攜
令人往侍或慰其少而遠母不能無悲思令人曰吾始
獲事舅姑惟失驩是虞而曷有於他懷萊陽有充耳以
賜令人令人謹其服藏或曰石耳奚過謹令人曰嘻匪

物之謹賜命是謹聞者躉之及萊陽歸田家少謝令人
相子中致養滋味不減焉比萊陽沒送死尤飭而厚子
中嘗疾瀕革令人罄所有求治或諭疾不可為徒費耳
盍存縮為後計令人曰與費產縱不効吾且能縮於獨
守時惡有豫謀一軀而坐伺其殆乎已而子中竟起子
中兄弟欲分養母子中謂毋安令人請獨終養令人亦
曰然遂迄如志洎子中為兩弟娶婦為女弟治喪令人
力亦厚隣夜火子中不在舍令人弗顧其室左捧萊陽

遺照右扶姑以避子中慙而儉善治生又賴令人內相
之家寢裕喜周施有勢家奴持主財失諸途將求死子
中見之謀及令人欲為償之令人即舉篋以奉他多似
此陳故以儒業授受子中初務學以體弱不仕迨令人
生天貴子中遣游邑庠令人所以輔迪之尤篤平生勤
慎莊嚴不妄言笑不意矯飾約而不求盈而不汰壺彝
具焉姑嘗稱曰吾獲此孝婦媿無以報之姻連家納婦
者至假服於令人曰使新婦被之庶幾肖其人也其見

重於內外若此其生成化丁亥正月甲戌卒以正德丁卯十二月壬午年四十一生子男一即天貴勤敏博文顯庸器也娶楊氏淑浦令子行之女女二猶幼孫男一曰科孫子中以卒後二年庚午二月壬寅葬武丘鄉皇字圩之原銘曰

令族難為女令家難為婦令夫難為妻令子難為母難者繫惟人天彛本舉羽陳李兩華玉左珩聯右瑀媿德允若茲胡不偕遲暮靈原闕藏積光氣燭九土尚有登

席珍祭祭者瓊樹

賢婦呂王氏墓銘

賢婦王氏吳呂禹平妻也死且葬禹平寫其行為狀請
為銘評其行謚以賢而述之凡為賢之云所以為褒褒
者將以榮之也令不公知者不信之且或議之則何以
榮何以褒為哉若稱呂賢婦必有知信者余豈佞者乎
狀之道賢婦懿淑工能甚多餘語其最大人難能者三
一曰孝順禹平家與賢婦家世連壁居呂之祖父王之

父誼猶骨肉兒女髻亂結為婚姻及呂母將死欲見賢婦婦倉皇來嬪儀物闕如賢婦無少慊姑死無幾舅亦死賢婦與禹平治葬祭慎誠茲不謂孝順邪二曰安貧始禹平治舉業賢婦固望得仕進庶幾且富貴收之桑榆已而呂又失不成復無以為商乃為童子師守筆硯坐一席二十年賢婦齏鹽荆練井臼晨夕胼胝瘁枯與禹平相視驩然曾不吐一片憾語視姻里華首續軀泊如也茲不為安貧邪三曰厚倫禹平既失父母蚤又有

二幼妹長者同母未十歲次庶出纔五齡賢婦拊育教
之女事比長輔禹平資嫁之釐裝雖簡盡其心與力焉
且無庶貳視之茲不謂厚倫邪至其性資柔仁手不刃
牲遇蟲豸未嘗輒殺之持度謹肅識文字成誦孝經小
學書為嘉言啟導童蒙諸行無足備云者嗚呼頽俗羣
嫗蒙成于夫富則驕貧則怨慢其尊嫜而不恤夫同氣
十而九也賢婦總三大行而細德周令諡之賢不可邪
不諡之賢亦何以銘為賢婦諱秀寧父曰宗肅母陸氏

賢婦生成化庚寅二月四日正德壬申病脾肺癸酉六月某日卒得年四十四生子男一曰繹尚幼女二長嫁周敷次亦幼葬以甲戌歲某月日墓在橫山先塋次俗謂薦福山九龍塢銘曰

凡銘者以示後冀知者敬且憐以勿壞而延敬且憐者匪以位以年而維厥賢賢哉呂婦王殆一十於百千慷慨更生之筆髣髴黥婁之室庶幾遺風之爽然

舉人謝君妻盧氏合祔誌銘

天下之事往往難得其當或實盈而聲微形細而名夸
蓋亦有勢以驅之於不容不然者矣凡今人之貴富強
達者多收亡稽之譽而閨蒿幽貞之操則傳者百一即
傳也亦不究而章是豈惟人情之難得其當哉亦勢而
已矣允明先叅政仕給舍時長洲謝君會游學京師來
受時業遂中鄉試以歸連會試不中入監堅存遠大之
志數年朝廷有風憲之拔而君先一日死矣時君妻盧
氏守道於家寒靜斂默不下古之節媛至於今四十有

二年竟完璧以見往者嗚呼豈不賢哉士君子激一日之義慷慨挺烈鼎鑊河海者則孰不曰難矣乃若履齧琬閱世紀硜硜然恒其德以終身是不難於一日之激者哉而其聲上不可登邦國之策遠不可及四海之誦非勢也哉始盧之未亡也教孤兒晒以父之行教諸女婦以身之德撫育夫弟之孤勲擇孫睦讀祖書為縣學生凡丈夫所應務於家者優務之逮其亡也晒能無違雍睦能述遺懿馮金石以圖私傳於永久是又善福之

理無關於勢者邪凡睦所述甚詳故撮叙大歸而系銘
其墓俾邠焉盧氏諱妙定吳縣人父曰志善母李氏生
男獨昞娶魏氏女二人孫男二人雍睦女一人曾孫男
五人儀儼侃偁僖其生永樂十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年
七十五弘治四年正月六日卒其年九月九日壬午祔
胥臺山謝君兆謝之字維貞也銘曰

家運時蠱存滅際引先啟後維婦繫碩人其然功則大
黃泉有目四十祀相見並瞑在茲歲悄悄餘望積秀嗣

玄宅永寧伺封貴

懷星堂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懷星堂集卷二十

明 祝允明 撰

傳志

賀節婦家傳

節婦吳氏吳縣洞庭西山吳寬之女東山賀君元良之妻今儒士良之母也其名某年十六歸賀君琴瑟雍宜裁八年而賀君病以卒節婦棄耀飾極哀毀用誠喪葬致力合禮族黨已賢之然謂少復弗子也徐之當徙其

志暇日因稍導覘之節婦潸然涕曰聞女一天耳古今以不貳媿為禮訓抑吾心本自願此不願彼愛惡去取自天性非他人所得裁量又先良人士類而大夫族也不幸不祿吾又能以匪貞巖之邪具三不可而本性尤顯固不可解者謝女意休矣於是羣意息而且竦之節婦亦益安之事姑孝謹外寂謐閨寢久之族黨為節婦貞居既越二紀生春秋越三紀志行既定矣如岳不移井不波今茲當不為厥終焉謀邪乃選於幼得佳兒為

告于先良人若祖考族人立為嗣用承賀君祔祠即良也既竣事節婦欣動中臆我今茲可以媿媿畢姑孝篤子教無隊賀君業異時能完心面見良人也已由愈閉戶茹澹被麤劬績以厲良良又秀良隱抱遠器未遽量皇帝登極詔郡縣舉孝順義節來聞下旌表於是族里以節婦事上邑邑上府將升于朝時為嘉靖初元先是府以諏於邑學官合學之士友以實對而且徵古高行鉅鹿之操烈重孤存祀之義以為方良持其語示余以

卷二十一
二十
余素友良而欽母或計有以傳母事附家牒者因遂謹據述之為傳贊曰

人聞道全節婦稱善一嘖嘖哆口已矣或傳一子刲肌廬墓士危言來黜辱必聳嘆不休如激忠不懷其軀固難亦或自賈聲以痛寸咫膚苦息中野視弔景寒閨畢生不有笑歌懽虞半亡人或凍餒交病婁鄰死絕難易假誠獨且奈何哉賀節婦如是抑非覩有今日為暴廣之者其何為哉斯天人之完者也以身為賢夫為令妻

子為嚴母族為保傅家為福慶國為瑞天下為治俗載
俟之廷典來而為聖王君師政教風四海為益與繁鉅
且繁廓哉堂堂乎茲惟厥本祇眾其鑒于茲傳

李碩人墓誌銘

故廣東參政椽園劉先生欽謨用其文學日月海內允
明弱冠寔朝夕之始公近中歲頗隱商瞿之憂後得冢
嗣于李碩人曰嘉靖嘉靖生十二年而公長往亦既連
有二弟無數年嘉靖輒大秀發章采熒然便復淵邁驚

駭老長余益比焉有芝蘭之好無幾而殞遺一息曰穉孫踰三十年一日穉孫來曰自先人之亡不肖與嫠母銜荼負芻勉事孤大母唯鮮甘綺是慊幸而日月斯永於昨歲而終則既八十二矣今茲將治長寢于府君玄扃之側離而祔之以舊以文石銘無外執事者亦碩人意也請按碩人姓李氏諱柔字柔貞長洲人考某母柳氏碩人在室女紅攸閑文籍亦涉府君初仕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召修兩代史居中秘與楊夫人偕無幾安

人亡史事亦罷返初政乃納碩人生二女家絳是相府君攸宜既而得男曰熙學輒卽殤府君復娶于賀不身碩人又得雄曰鶴壽而又殤乃又生一女府君以署郎中事員外郎擢河南按察司副使碩人乃二姪一男一女男嘉績也府君遷廣東左參政謂地厲二親皆八十外留碩人事二親復納趙氏與賀往賀終不身以死趙育二男曰嘉績嘉績已而府君捐館舍唯碩人與趙二嫠乳三孤持家畢葬聘婚遣嫁外辛中酸戶閨閨凜力

踰丈夫且不肯落儒宦事遣二幼並游學隸弟子員綰
特英拔而復劬刻少之竟病歿不祿於是碩人之苦難
轉倍前日語綰室曰少寡老獨女之烈譽我寔不淑閔
凶是懼復連新婦新婦能知我心知而能一一而能定
夫氣有福禍行有慝良世有休譽情有甘愠故良而禍
累累而不愠者安天而盡人者也我女也而勉克己矣
婦其克我也乎婦亦能之遂與以有終焉碩人懿明如
此性復婉巽或逢怒於長侵侮於儕無校意寒窘偕年

愈深而甘勤不怠正德歲庚辰六月某日體病纔二日
便盡七月甲子朔也此沒襟神爽然遺詞尤善飲茗一
杯而瞑其初生正統己未七月某日三男子嘉綉為縣
學生娶贛州守顧公暉之女嘉緝府學生娶金嘉績娶
夏亦皆先卒女四秀整適江西布政崑山項公之子貢
士拱辰秀齊適丁文禎秀嚴適孫璠秀肅適吏部尚書
松江錢文通公原溥之子囁孫男六長即穉孫娶温州
守文公之孫徵靜之女次霍孫竹孫犢孫蘭孫桂孫皆

出嘉縑女三曾孫男某某女某某葬以嘉靖癸未十月
某日墓在仰天山銘曰

女不朽三餘德容工言高節義貴孰與封位秀子孫富
孰與琛珍淑聞烈壽孰與日月儒宮宦閥有婦人焉德
四者全三不朽不愆碩人亶其然乎

姜氏誌銘

誌曰茲惟吳張鳳妻姜氏玉蓮成化戊戌五月丁亥生
弘治乙卯十月癸亥以生女卒于蓐明年三月丙午葬

此橫山之下嗚呼十四而婦十八而母母五十日而止
然而女不失愛於親婦克送尊者死祀奠纂組割烹無
廢政以英齡處富室能斂焉幼習閨態不形見亦無慚
於壯老者銘曰

不缺也其性也乎不盈也其命也乎月晦川逝雲散華
落大化袞袞隨乎委乎而莫之間乎嗚呼翠黛虛眉朱
絲斷瑟漆焰幽眠千秋婉骨

故袁天祿妻王氏令人墓誌銘

令人者長洲袁君天祿之妻也其德行既淑良遭家不
造凶喪頻仍其功力倍艱而又不幸身以繼歿僅倍殤
折嗚呼君子以為誠可賢又可悲且闡揚之也已將葬
其子胤文等捧其從兄郡庠髦士胤昌所屬行狀乞為
銘乃薦其稱曰令人而誌之云令人諱正賢父廷儀母
馮氏其族與袁同望于邑里廷儀嘉天祿也壻之令人
賦性深沈嚴恪不苟言語十九入袁事舅姑合道禮侍
夫又莊謹值事能裁治無忒差而無擅制獨成之過遇

人且雖異中外敬羨謂為四德之式焉為婦財十年而
舅没少之夫没令人上存葬姑下系二孀兒且喪且家
喪未訖少之姑復没於是以三十二歲之孀持三喪支
一門事無幾而殯一旦訖三大故無違禮亦無勸狀觀
者咸相愕眙仰嘆於乎非材矣夫喪後家政周秩若不
乏丈夫者而又減畧容飾迹不踰庭昏嫁子女秉禮而
去秦督拉奴婢嚴默而幹戢臨教二孺轉加深篤復延
老師守而訓之比長咸有老成人風斯特其力之烈而

道之茂者也正德壬申正月某日卒生成化戊子六月某日年僅四十五所生六子三男三女男曰胤文胤武胤章文娶王繼喻章娶劉女長適李秦幼適許淮中男中女皆未及嫁娶而卒孫男一曰尚綱女一令人歸土以本年十二月某日墓在武丘鄉之袁家涇銘曰

結髮事君兮晏晏笑言上堂饋服兮式敬且閑割酷忽罹兮禍極并連殍氣銷骨兮大典以完繁霜屠林兮玉石一焚善不蒙福兮誰持物權君嗣在室兮印身在泉

終君信誓兮印復何寬存亡祿兮沒亡年身則缺兮道
斯全薄蒼旻兮漏黃淵萬斯霜兮神栗然

張廷潤妻錢氏墓誌銘

張氏以富善聞于嘉定之三槎里頃廷潤沒葬於泗瀝
河南之原守瑞州邑人李君堯臣為銘茲正德辛未九
月四日其嬪錢卒其孤錦等以祔葬者頗紊于位更度
地于先兆之左卜歲壬申某月某日窆母因遂遷廷潤
之槥而合焉乃進唐解元子畏事狀謁為銘据狀及前

誌謂廷潤剛勁孝睦御家嚴居鄉惠而錢寔能左右之
敬釋老樂幽寂而錢能順適之室雄而善持祉繁而能
安固君子之嘉匹右間之良相也已生乎宣德庚戌十
一月四日年凡八十有二男子四人錦鉞鏐鏐其婦蘓
吳李趙女子一人其壻金櫟孫男十人曾五玄一孫曰
淮濟沂津湘沐灃潛某某津為功臣教讀曾曰彬彬橋
梓楫彬橋為國子監生嗟夫子以親成親以子顯家室
同穴存亡備徵祭黜揭遐匪文曷寄爰約銘詩鑱附牆

嬰其詞曰

嬪兮淑修君子是逮柔風內扇剛操外彪白茅藉地豐
纊襲裘餘華垂裔百世用休

陸德芳室謝氏孺人墓誌銘

世每謂女婦不外見然不見非病病不究其道為道也
者心本之理明之志達之見之行焉而道成矣即士亦
然茫昧淅陋百不踐于十斯可病也曷有踐而弗著者
哉余讀雲間高企為孺人陸謝氏狀曰美哉謝之道也

剽聞之當廣焉矧以屬我為傳遠計則曷以辭括其事
述之曰謝氏上海富室翁某與室某生凡四女生長輒
贅壻至儒人最幼其壻曰華亭陸德芳德芳性濶畧不
閑小德與婦翁媪異操尚孺人視諸女兄若不倫然孺
人無怨色然德芳亦不有謝氏財赤手作生業以致大
盈逮於後孺人或更分以贍諸女兄家亦無德色世俗
女贅者多乘陽或獨知親而不知舅姑孺人執孝敬如
外從矯俗以合禮德芳多妾媵孺人逮之惠且均遇其

子無異情冢婦蚤寡守義孺人愛保尤至以安其志德芳不仕以貲授仕章服子憲為太學生欲急得榮祿及親每可行輒即病孺人曰凡仕內視學外視時何可以情徇之兒無熱中為孺人平日少言笑待宗姻鄰里有恩嫁孤姪女二人凡其端亮識理道類如是皆與世俗愚婦人反非所謂究而著者邪正德辛未三月二十日卒生景泰乙亥十一月十一日年五十七明年壬申十一月丙申葬其家之旁祖塋內孺人有子男四愈先卒次

廩于邑學官為弟子員比者渡江來吳中拜予門請銘
其母墓手叙母行以進按而誌之曰左氏諱某其父曰
宜母曰吳以成化元年十一月十九日亥時生左氏享
年六十嘉靖三年五月二十六日申時卒所生子男一
即濟女三長適進士知蒲州高淪次適許漢相又次適
縣學生曹鴻又次一幼出側室濟用某歲某月某日葬
于城西花臺新營地文聲先一年沒實同日葬用魯人
祔初左氏生性質聰慧姿容秀雅而中有材用十三失

母與弟妹居祖母王賞愛言此女必不碌碌事繼母全
氏謹二十三年始嫁張君事舅姑同父母持心飭履以
和順為主奉已持家以勤約為素女紅精良旁通書數
人不能欺姻里女婦多宗師焉文聲治賀遷川塗多於
室家而家觀修整閨門和肅皆左之為也江揚紛華之
區臨之泊然一疏衣或五六年不易婦曹姑集見盛飾
金寶錦繡璀璨然漠不悅慕且曰如此奢汰豈長守富
貴之道邪姑死無幾舅卧疾憤弗省左侍藥食晝夜不

懈祝天懇禱一日舅瘠絕左立榻側飲泣達曙舅蘇視
之曰新婦猶在此邪然我終不起婦善事汝夫保愛汝
兒汝能孝順天必有報汝我獨以望汝不與諸婦同也
舅姑既葬睦娣姒尤有恩義文聲季臯欲異產文聲諏
於左吾親之遺皆匱于彼今產吾朔何當分之左曰雖
然君睇彼寒飢寧能獨享安之乎文聲曰亦試若爾事
即定教子女甚篤而不以櫛楚自然畏服不喜私蓄用
財豐約宜于度重賓祭卹災窶平居相文聲將順美善

消解詬怨操辛慮患不少暇逸唯恐家業墮落嗣息無成兢兢慙慙歸於考終亦云福善備矣銘曰

碩人溫溫嬪陪令門淑儀玉潤秀韻蘭芬澣練視約甘
薺彰勤孝無匱獨公可徵均鍾儀有詔郝法猶存聲蜚
右族榮起來昆引蜚不匱不在斯文

告殤穴從叔弟姪遷葬文

告于從叔二官人弟慶元從姪五壽之靈允明今將飭
治塋域相地之宜以翌日丙午遷葬叔等於原產之南

十餘步許用先告啟其母震驚往即新宅謹告

南海回祭先墓文

允明嗣承宗祏黽勉負荷茲以宦游過家霜露既降瞻
掃封塋

祭王文恪公文

嘉靖三年歲在甲申十一月辛酉朔二十日庚辰門生
前承直郎應天府通判祝允明謹以柔毛庶羞清醑奉
祭于柱國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文恪王公尊

師守溪先生之靈嗚呼小子將哭公以公也郊麟歲龍
聖賢亦窮騎箕蝕壁揆相必終何傷於吾公與將哭公
以私也鑄金百冶擢桂千枝賜也奔走商也贊辭何戚
於吾師與惟士之節報死于知何不才有如小子而蒙
被乃超于等夷待以國士要以遠期所謂春澍膏萌蕭
蘭同德而焦枯之枿倍榮秋月揚彩遐邇齊昭而迷塗
之夫加賴昔者允明上公之語公既諒之矣幽明有殊
心口豈異所最痛者生無所立以光公之教又不即能

死以從公之遊，悵進退以無據，徒銜知而弗酬，用此負公。雖哭毀以絕，亦何補而何贖？祖載即期，敢藉茅鬩，因薦心曲，贊德頌業，銘不朽而鏗無窮者，出在天子，興在四海，職在國史，非小子之事也。嗚呼！小子崩摧迷絕，奈何！奈何！惟公尚饗。

趙姑夫啟殯祭文

維嘉靖二年歲次癸未正月癸卯朔十四日丙辰內姪祝某茲以尊姑夫厚齋趙公將安厝靈魄於玄宅，謹陳

牲醴哭奠几筵而告曰嗚呼公之心愛我如子者在而公身亡矣公之言教我以善者在而公身亡矣公之力輔我之家者在而公身亡矣是在尊卑常分猶自哀毀不勝而況加受諸德者乎日月不留往即長夜某之沈痛如何可云若乃死生定命公復達者又何必計非肴薄醕奠訣筵下痛何可言尚享

祭錢處士文

淵渚集鱗枳枸來巢風義之樹景附之招昔者小子求

仁而親耆年逸德惟吾丈人杖屨未執車馬先及世好
之念葑菲斯拾乃拜乃從敢不敬恭熙熙趙日泱泱齊
風小山游盤高樓燕息頻侍豆觴屢賡篇什大儀撰物
惟氣是馮或近或久或革或仍有發于錢光肇武肅式
仍且久百世猶復唐風既哀五姓紛綸子子周餘故依
桓文來歸于宋以文輔世跨元入明曾弗少替分條吳
越采食世家縣縣千礎燈燈三華以逮公輩又三珠樹
公為其季引于晚暮我內外祖咸茲託交蘭馨互襲松

韻無彫公寔父行視予小友幸附清塵期終皓首豈伊
旦夕而遽幽明獨有教言心腑長銘辟如大樹厥蔭乃
廣十載懷思恒共俛仰載入公門載上公堂清流嘉木
宛然不亡瞻公遺容薄奠三酒豈曰懷惠聊以藉口野
人時來小子慚後

兒婦祭其母文

母乎母乎痛哉痛哉嗚呼資生受體何如其尊也嗚呼
昊天罔極何如其德也嗚呼下壽痛盡何如其割也嗚

呼號擗崩絕何如其酷也嗚呼壻仕甥幼孤孱伏奠也
嗚呼知邪不知形存心死也嗚呼母乎母乎痛哉痛哉
尚享

祭王廷瑞文

歲月日友生祝允明祭于廷瑞揮使尊契嗚呼廷瑞哉
今其何往豈能化星辰附河岳植為芝蘭行為鳳麟或
更降為賢良君子名仕高隱以祥人間乎如是則古今
聖賢才傑當無不然而未必然子固思齊賢者吾又不

敢必也豈隨氣任化消沈漸蕩與草木俱槁邪如是則造物初無清濁麗懿無必美者貴而劣者輕吾又不敢也豈存則有立而沒則無知其生也可榮而死弗足計乎如是則君子求諸己此自應爾彼為世道謀者初無揚揜之權於其間不怠善而遂惡乎吾亦不謂然也嗚呼子於是又何必抗而為上瑞汙而為廢物大氏前二途者付之無意後之所謂實子之志而予儕之責銘誌傳表言者滿卷子長不死又何修促之拘也乎嗚呼

日月代序草木歲榮故者不必恒留新者引而延萬物
芸芸然何必今至於子而始貳吾識去年登君門館君
室君已抱痾猶旦暮論心而促膝悲乎哉一往更弗覩
風颼颼兮樹陰陰美人逝兮傷我心壺俎列筵兮安得
與子而同斟嗚呼廷瑞哉彷彿尚饗

吳氏新阡叙銘

丘兆之典之於古也大司徒族之墓大夫掌之圖之厝
禁有令訟有聽厲有巡守有室何重也然而曰不墳也

不樹也不修且不易又何簡也夫非簡也或曰殷周禮異然古之所不為者皆有義焉皆損益乎事者也亡損有益乎事者古則不為而後世為之不改其義又為之重者焉夫子曷為而弗由也夫人之用情必有至焉古之於親也至今之於身也至至於親者由生而養由死而葬祭無有益而不思為也亡有損而弗思去也弗計而簡弗矯而重備物安情中禮焉耳矣若夫至於身者曾何有乎是豐觴也而畧簋盞腴妻孥而瘠嚴慈崇宮

寢而荒隴瑩諉而曰古不冢事重也噫其何有於重簡
非孝而已矣予觀今之如是者蓋有之矣甚者竊瘞以
覲利達用夷以水火先軀其又無累於言矣獨奈何哉
其有獨異於是至於親備物安情而中禮焉獨不為孝
而君子重予之乎哉歛吳遠芳以考思恩之祔丙村祖
域者已隘匪遷而始之則難乎其後乃慎求而得其土
於永豐鄉之察塘山營而遷焉既得大宗伯無錫邵公
詳紀其事復問於予善其用情過篤不能已為抉其能

居今求古至於親備物安情而中禮可以為孝焉叙而
銘期諸大而遠

至其親不至其身是謂曰子是謂曰人有一子子於家
一郡國有子子也子孫承而家郡國視而勸家之郡郡
之天下天下皆子子今與古一風也其道甚大而名亦
巍子孝矣乎哉子懼矣乎哉子俾子銘銘之墓門子懼
哉欽子懼哉欽子墓之目而室之心

王昌傳

義興人王昌有奇力治田不以牛身犁而耕妻駕之昌一奮土去數尺或抵膝膝為之動嘗饋運昌肩舟之桅而擔焉前後董十鍾達數百里他舟人不知昌乃或侮昌昌曰若欲以衆懾我邪雖百人胡能為衆恚集鄰船得百許人爭欲擊昌昌持檣拂左右左右及拂者無弗溺者昌山行見蠅蝸紛然起叢薄間眠之有巨蛇長幾十尋昌走不竟蛇蛇將尾而寘之口昌怒捉蛇尾振之舉投空中逮地死矣途間遇搏虎者持槍戟來昌弱其

具都折而置之自拔巨竹削其端使廉甚水以和之火以堅之方俯僂治竹未就虎突至後昌不及運竹便以兩手撐虎兩膊又交執於一掌抽腰間竹刺虎喉信手一擲踰其背後樹杪斃焉昌或久虛其力輒手足撼掉不自休速犇山中擢林木數株運弄之或提碩石行百匝雨無為于室則索綯如杵數十丈寸寸拗斷之力稍解云昌有女力肖其父陸有修艦衆莫致之水造昌廬命昌昌病命女女往辟人獨盪舟手及舟舟在水矣昌

行四人以行連其名呼曰昌四白石翁云聞之其鄉人
義虎傳

荆溪有二人髻非交壯而貧富不同窶子以故宴安無
他技獨微解書數妻且艷富子乃設謀謂言若困甚盍
圖濟乎窶告以不能故富子曰固知也某山某甲豐于
賄乏主計吏覓久矣若才正應膺此耳若欲吾為若榮
之邪窶感謝富子即具舟費并載其艷者以去抵山又
謂言吾故未嘗夙語彼彼突見若夫婦得無少忤乎一

忤且不可復進留而內守舟吾若先容焉計也窶從之
偕上山富子宛轉引行險惡溪林中窶胼胝碎破血出
被蹀躞不已至極寂處乃蹴而委之地出腰鉞斫之墮
絕富子謂死矣哭下山謂艷者若夫君啣於虎矣若之
何婦惟哭富子又謂言哭無為吾試同若往檢覓不見
乃更造計耳婦亦從之偕上山富子又宛轉引行別險
惡溪林中至極寂處擁而求淫之婦未荅忽虎出叢柯
間咆哮奮前嚙富子去斃焉婦驚定心念彼習行且爾

吾夫其果在虎腹中矣不怨客轉身而歸迷故途順塗
而哭倏見一人步于傍問故婦陳之人言爾勿哭當逐
諸舟可歸爾舟在彼遂導之返見舟而滅蓋神云婦登
舟莫為計俄而山中又一人哭以出遙察之厥雄也婦
疑駭其夫鬼與夫亦疑婦當為賊收矣何尚獨存哉既
相逼果夫果妻也相攜大慟而甦各道故夫曰彼圖淫
若固未淫若圖死我固未死我則我可置我憾也婦曰
吾苦若死若固不死圖報賊賊固自得報矣我憾亦何

不可置邪於是更悲而慰哭而笑終歸完於鄉

祝子曰視賊始謀時何義哉已乃以巧敗受不義之誅
於虎虎亦巧矣非虎也天也使婦不遇虎得理於人而
報賊且未必遂遂且未若此快也故巧不足以盡虎以
義表焉可也

懷星堂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懷星堂集卷三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畢所揖

欽定四庫全書

懷星堂集卷二十一

明 祝允明 撰

紀叙

丁未年生日序

余夢庚辰之歲今丁丁未之臘日為初六年蓋四七
矣人生實難天運何遽質自倣降無變乎空疎貌與時
移轉淪於蒼濁聚螢媿學倚馬非才傷哉貧也非為養
生歎軒乎舞之未以竭精玄激義而氣貫白日廓量而

心畧滄海思詔遠也通八遐之表願處高也立千仞之上洗滌日月披拂風雲谷雉之死而靡它山雞顧景而自愛一履獨往千折弗撓者矣然而志匪孚內謗屢興外故意溟滓則埃壘不容帖息滓穢則肝腎弗克茫茫下土誰則同心湯湯巨波獨也遐逝蓋白賁非衆目之悅而清角乃曠代之響亦可謂天閔國寶神淹世駿者乎故逸落垢溷超詣冥極見古哲於跡外期知我於後來觀其玩習握琬琰謳吟振鐘球譚吐散瓌琲遨衍流

煙雲對曲牖而瞻天光坐委巷而聆軒縣白室洞然光
宇昭若亦囂囂而得焉茲辰也風日高潔氣候澄肅凡
英泯沒而梅呈皓顏雜喙寂謐而鵠矯黃翮拜聖善而
悵慕參先祠以目泣遂冥坐文寮叙其懷境

自送會試序

成賢不肖者五身輿也世涂也才馬也心御也理御之
法度也蓋才出乎心身乘之以臨世岐徑交雜百軻爭
發或以達或以覆績敗著焉以非馬也非御者也而敗

焉宜矣抑以荆榛堯堉則將孰歸尤吾嘗視古人事類是者不可勝計其幸不幸可勝道哉然而賢譽惡謚留之萬年則可不為鑒歟吾嘗勉於靜地人或不謂之然吾任之吾所操者無遷也茲當行吾加懼焉於乎今之世固康莊也吾獨不得為王良其人故懼焉雖然遂禽過表之度不祕於古訓吾勉之爾矣於乎吾行矣青山白雲吾與若姑相離異時不知無覩於再見與否於乎悠悠吾懷

偶然書

秋日與客午食罷客去席地而臥既交關未息喜怒亘
懷寐去易境情隨見遷寤而更追昔事以為真喜怒亦
能知其妄矣時仰視庭下木陰過半日加申矣內外寂
謐悅懌無限謂境加美加惡咸不是適焉世何負於人
哉廓然感荷第未及坐忘耳

夢述

環東南數千里無不可居之山無不可釣之川無不可

耕之壤山皆奇川皆媚壤皆腴而居者不終于山釣者
不恆于川耕者不老於壤故地負人也十一人負地也
十九而後迺隸於有司右七十二言癸亥九月辛卯夜
宿留都黃輕車齋閣夢中文思騰發對人隨口成此語
來思方涌觸響而寤天既曙矣徐思之不得其祥余夙
抱遯懷詞於是多矣而身未決豈造物以是決余與終
其篇云叙賦征節樵漁經括于都魁里胥以為茲地羞
人不盡地地亦罔克自盡與盡人也嗚呼名于常主誰

茲黜陟利於自然何斯予奪安於隨身孰其調移不然也巳夫奚地之罪哉夢辭頗佳不審後指當果在此否以意為近聊戲附會之

丁卯年生日記

舟自東海西歸冬曦滿船逆風粟粟引滿一醜擁被蓬底嗟乎吾與斯人之徒四十八年汨汨其湛湛擾擾其止止誰為之哉我為之哉嘻且奈何亦無必如何矣自其近也吾生有終闔闕亦有終自其遠也闔闕無涯吾

生亦無涯吾嘗有闕焉如斯而已矣是日為予生辰故語至此

所事儒教鬼神解

事鬼神者不外祈報余既老構宮以居乃用一室為事為西方導師以其屬生死所依歸也三清境以及覆載等亦生死所由與儒氏通者今世事者止是或出入之或一二稱士者都廢之謂吾教當然此非我所知然都無事儒氏諸先聖哲者余乃謂不然迺為此宣聖外為

首陽二子為其不肯活叛世與大讓老莊為大道之本
所存與外身齊物長庚以秣穰萬有香山以夷曠贊皇
不應舉千載真傑一人斯皆志之師也丘明班馬暨餘
子為其文屈宋蘓李四傑溫韋暨諸子為詩賦調詞二
王張鍾率更餘子為書皆學之師也希文君實逮諸子
以為人行之師也稱諸心師匪古人盡師必有神受若
命面焉故心自所服膺非徧于先民亦罔可枚偁故謂
諸取舍不得與人同以誠非聲也題不以官師匪是也

或特表之其重切者柱下兩出教異也餘亦有重互焉
同也皆報而亡祈焉二祔以親尊亦用范志范亦有多
寡焉嘉靖三年三月既望吳郡祝允明謹記

祝文

維嘉靖五年歲次丙戌九月辛巳朔越七日丁亥哀子
允明敢昭告于顯妣陳氏日月不居禫期已及禮當遷
主入廟謹用牲醴粢盛哀薦祔事追遠無及不勝感愴
尚享

又

年月日云云孝曾孫云云茲以繼妣陳氏禫期已及遷
主人廟不勝感愴謹以酒果用申虔告尚享

窅冥記

大象亡象至形無形義和不征晨夕無紀若追夢若握
鬼長谷之暄熾然而不得其本也發廣莫次具茨寢空
同無何氏之野有神人焉雲體而月目山河作腑環流
不息吾見之其容含然其聲喞然愈行而不動其趾是

天下之物具其手足焉盤古得之而造天地羲農軒媧
氏得之而理尼父得之而一切吾見焉而弗得也南方
有域曰扶輿城曰依元由東門而之南以西其北至者
即死西南列山九萬躡風入林黝墨無容飛禽翔肩犇
蹠挾脛草木比軀人皆嬰兒與吾連共五藏互借耳目
山九竇竇九窟窟為高門崇廉堂房九重房九室室九
閣閣九屏青黃黼黻宮商鹵淡容臭水火日月卯刀夫
婦父子君臣焉悉綴于是往者而中迷焉者十九

動靜記

物之動靜動靜二吾之動靜動靜一靜無初終動初之
先終之後其於靜何哉固無殊爾獨其動之中際為異
彼物之中際與其后先則殊矣故曰二吾循先而迎初
不見其入由終而歸后不見其出中與后齊初與終偕
如投土石入于長津津身平流投處自沸雖彼自稽天
流者無別也吾嘗從靜以觀動動起動滅忽勞忽常勞
過常住而無損益於靜本以物校吾吾亦然耳而物以

動為動以靜為靜吾以動靜皆為靜如吾坐觀時吾之
動動者自明於此此者靜也是吾動靜一矣勞常變滅
者死之屬也明一者生之徒也吾以靜觀動是以生觀
死也而物且反之吾執其生反其反庸詎物諸歲辛亥
九秋四日晝寢書寮幾覺時一鳥嘲哢欄棟遂豁然而
寤萬動湊耳偶出此想因筆之

建康觀雲記

昔之稱觀者以山雲水月禽樹之徒最焉彫繪色澤張

皇情蘊至工矣比居建康之雞鳴每日濱于二春萬雲
流西閣暉而夕姿態橫生一晷百變因得劇觀焉將稱
之而頻吃蓋無超乎昔詞者矣又不能噤始語其約畧
焉夫巒者巖者岫者陂者洼者潮者瀾者湍者揖者
坐者拱者駢者舞者戲者鬪者翔者馳者泳者輪者楫
者燒者穀者綺者匹者絢者以青以丹以黃以碧以緋
以赤以蒼以紫以綠以素以組雜以斑錯而嫖焉而妬
焉而恚焉而懼焉而偶妃焉而麗附焉而乖睽焉而攘



排焉而雜支雜僮囊焉而無恒焉察之而益繁況之而
不窮蓋其孕自鍾山大江華陽句曲八公三君崇隆浩
漑之犇湊阻洩故其觀雄以竅其發自山君川后靈天
洞地仙神魑鬼之呿呀揮霍故其觀赫以恠在朱明長
羸盛陽麗舒之候故其觀昭以文有皇闡帝座日月鈎
陳蒼龍朱鳥龜虎之依衛翕張故瑞以華有蔣尉卞將
軍之剛憤故崛竒有王謝諸人之風流故玄逸有六代
徐唐烟花脂黛綺樓玉樹之妖淫恠艷故祭而冶其情

也叢以支其變也疾以滋而其薄於人也戚欣以岐而
獨畸人侏客函章抱潤與時沈浮流而未沛淳而未晦
者觸而恫焉不可以笑不可以泣於是乎傷吟寫騷叙
物賦事繡腸綺舌搜幽剔秘以為雲貌一真於是乎雲
不得逃其情而余也殆欲從之而未能矣夫嘻雲乎雲
乎無骸而貌呈無性而情生無服而飾形竒乎哉竒乎
哉夫由有是也而憎憐發焉寵辱別焉怵嗟勃焉又因
之以倣予又欽之為禎妖戴之為澤恩禮之為師神其

有知乎哉其無知乎哉於乎皆冥冥而已乎

冬夕起坐小記

夕坐恒多為夕坐語亦多又奚噴哉乃已歲子月旁死
魄在京旅宵分起星簷風牖與神鬼語枯簡黥編尋聖
人迹混極造運河山蒸黎禽蟲道器政治今昔事行百
千萬億何為其紛紛棼絲飛塵野馬乎吾無百千萬億
情曰治于一吾適於此討之

譙樓鼓聲記

居臥龍街之黃土曲北鼓出郡譙聲自西南來騰騰沈
沈如莫知其所在嗚呼嗚霜叫月浮空摩遠敲寒擊熱
察公傲私若哀者若怨者若煩寃者若木然寡情者徒
能煎人肺腸枯人毛髮催名而逐利弔寒人惋孤娥戚
戚焉天涯之薄宦嶺海之放臣巖竇之枯禪沙塞之窮
成江湖之游女以至惛孽背燈之泣畸幽玩劍之憤壯
俠撫肉之嘆迨於悲雅苦犬愁蟹困蚓且鳴號不能已
嗚呼鼓聲之悽感極矣歲庚戌五月十八日丙夜聞之

以為記

興寧縣城隍廟碑

唐李陽冰記縉雲城隍神言祀典無之宋史謂城隍諸祠由禱祈感應而封賜之非通祠魏慕容儼有一事云其地先有城隍神言有亦非常祀也陸游記寧德廟言自唐以來郡縣皆祭之又云社稷雖尊特以令式從事明此非令式故城隍歷代咸不在祀典至本朝乃甚重洪武初以公侯伯三等分封府州縣其號皆曰鑒察司

民顯佑後復去之而列常典與社稷均禮凡小大守臣
禮上夙祭誓於神然後涖民施政朔望走謁祠祀厲則
牒邀神共臨之每行事拜以四皆懸著令甲盛之至矣
而民之私事者尤極恭肅遇事禱祈匍匐控扣即無事
亦以時瞻頓凜凜如事生遠近之所同也歲乙亥予來
宰興寧率國章弗敢弗虔於神邑地陋意事鬼而於神
特嚴予以其正弗止也凡民有事兩自謂直不肯下家
族鄉侶判以理未遽服寧並走廟號於神矢之願福直

禍枉乃遂釋去雖沈痛重貨寘不復校以為神司之矣
至兩造於訟庭或有疑須左驗而人若券劑不存官將
諏於衆不願願即神共誓後便聽如所擬無復譁其崇
信祇畏如此然其始蓋誠然既習以玩則曲者亦恬然
為之又黷而已矣戊寅之歲予初考將盈每謁祠見頗
有未葺飾處稍以私錢整之因文於碑終為民徼于神
且以儆民焉夫甲乙儷詛豈雙直乎必有一欺神矣神
不章別善淫久將弛厥敬信焉又凡曲者既繆為之至

不肖之舉殺刦姦偷亦瀆神以倖免請焉若是者彼固
自為黠然實頑冥不靈不知神之聰明正直不爾聽也
今而後願神直之小子才蹟德涼臨事闇頓政為多迷
用弗闖于治或者信其愛人而不獲乎上下者又有之
矣茲惟庸愚之效然而如傷之心絲縷眇眇可質于神
神鑒之矣行當去此斯民者神之民也神既洞灼物隱
於素以予所知斯土汙習多岐有如刦禾奪婚侵防冒
田誣冢墓屠耕犍輕生自毒是則最繁其甚者乃嚚訐

健訟陵弱暴寡又甚者乃寇掠劉殺斯二大憝冒聲于
邑亦孔之醜惟神樞機其間先導之趨辟後布之祥殃
煌赫震厲俾潛遷於良良人益安歲穰物熙邑用大康
茲惟神之休長吏之志而黎人之攸企願欽事亡數敢
因以薦聞神其采諸

興寧水記

昔者夫子之稱水曰美哉水洋洋乎水之美能濟物也
澤百穀煦羣動利舟楫飪鮮食濟之用無涯唯田功大

焉使無水無稼絕飲廢粒人物且盡舟楫焉往興寧小
邑一陴不可舒舞袖然四郊皆平疇千山鎖合民稼環
堵中水出山為泉四壁雜下曳練縈帶信土分走注而
為溪廣而為湖障而為陂過而為塘瀦而為潭通而為
河砂而為灘涉而為渡穿而為池皆有濟也而農之利
不啻十九自其一源一流游阡泳陌涵禾潤壤灌沃滋
蔭達自然之才以為庸者動越千畝見者徒覺其或平
渟而靜或奔湊以勇與物曠然無情第澄懷爽氣一暢

耳目而未覺其恬行默運輔吾烝人尺浸萬鈞力也其
或高卑勢違乃稍助以人力輪而挈之澤乃亦罔缺凡
水之力大小必與田稱蓋凡茲邑之水勺勺滴滴無不
濟人者勲莫之與京已視他邑或水踰土功病參半若
全病者尤善倍蓰焉夫海之鉅江河之遠殖財利涉事
狀信雄濶能無墊溺之膏歟唯茲邑之水無小無大靡
不有善無害育萬生口甚矣乎美哉洋洋者歟然民以
私決壅利已病物以起訟者每不免嗚呼井法不存溝

洹亡制水克恒濟人人有弗克用水悲夫子既美水功
又傷其局于斯域而弗溥又傷夫人乃有更弗克用水
聊列焉以颺於其邑之人

游羅浮記

山踞廣惠二郡左行人泐博羅增城龍川大塗往來江
船中見山臥江裏若甚近實遠若甚易登實不可率然
盖以其大故遠似近寂故非官艦商舶所肯迂程而入
也余亦逸者而處粵五載無慮十過猶趾違心口戊寅

小更解符入會府乃始克之七月廿三日午至李村村
叟黃老為覓小舫同泛入沙河夜到徐老門泊明日徐
老供飯後同登陸須臾便過梅花村無一樹徒名在爾
便已循山足望山色異甚狀亦絕詭奇山橫亘盤盤如
巨屏畧無林樾然而神氣岷岷若與天為徒高處峯崖
接次不斷下則傑石植建或數枚或數十百枚各離立
若士伍魚鶴不叢雜猶將帥猶卒徒猶纓冕猶王朝君
臣公司官隸列侍猶天仙道士臨醮儼其威儀然玄皓

異章危頂如飛雲麻姑仙女諸名峯朱陵青霞諸洞君子通天諸巖皆時覩一二從者指說乃得之不暇按記歷認也近洞天下乃是密林匝合穹壁下僅通一徑稍詘曲前後行者不相接見又前為大池荷滿其中千萬計而花已過巨葉如大車蓋微風鼓之交舞撼撼如玉石切磋之音及門前稍治為甬唐旁大樹列夾之地亦漸高頗似虎丘下車而前一道士出迎導其道院之外門大題金書曰朱明洞天又重門署曰勅賜冲虛之觀

欲諦扣境物道士姓鄧不甚了了命召他道士云主者
李生下山已趣召俄而來果秀粹兒亦腴泰問姓曰李
乃隨扣而得入門便是一廣庭中存方坻高尺許李道
士曰玉簡殿址也殿故制如亭中為壇藏歷朝所賜玉
簡殿熄燼而壇夷堊存三級云簡瘞壇基下未知實否
也址前當右陞下為丹竈基即稚川之遺深廣纔二三
尺中稍窪上及旁以甌甌圍覆之外過三四尺道士談
說其異謂曠不燥潦弗溢抔其底泥為丸投潔水中輒

有微漚起謂百年前投者猶有白氣煙衝而升今乃特
有泡是丹氣在土中以爾驗之信然廢玉簡後為三清
殿三清後新構一殿未訖後便是山坡削為大橫級二
三上則雄木怒石勢蔚然矣前除之右一門入旁廬乃
羽流室寢庖廡等與其他從舍率小而陋頗甚欲止步
已而微雨下與二道士坐一幽室中意頗不快道士與
從行二老重疊設酒饌予意不在之髀趾數動躍亟欲
徧步岡洞峻陟顛領盡飽平生饑饉不得乃索山經緒

按隨所見細問道士荅亦不過如書所云云也午後雨
少止謂道士決欲登躋道士言此暑時林氣鬱鬱不可
入即山中入歲歲年年亦然唯但第三時可耳凡諸靈
藥異卉草雖實者多以寒若敷華發秀必在二三月獨
其時蕃鮮塞望咸奇植也乃可騁目界余曰雖不有芳
馥政唯欲目瞻恠狀足詣仙土結起想飛魂盪性爽靈
為不孤茲行奈何至此棘我足語迫厲意殆若狂道士
乃曲從予舉趾步步沮滑林木濕不可攀迄弗遂徒睇

空而懷因更指點問名處一二如石樓鐵梁飛雲絕頂
皆眇眇見之漸夜道士更具飯細話山事李生屢自道
其興復之力謂唐宋來山所入積藏誠極豐近百年來
無復檀施土田割于暴客殆盡又經劫灰寂寞特甚昨
來身奮勇走京師列牘訴天子三四上始得恩命下有
司稍清復故業百一歸尚未久今方謀興起而未克也
其言雖所欲聞終以不盡見諸奇傑如舊所傳輒即數
問如古名仙逸蹟已多載紀乃不消云云近者至于今

亦有入山修習若鍊養等異人無云無神化變現有之
無云無然而獨何以異于他巒不覲古稱邪李乃悉數
山所產却便不休又出黃紙印列萬物性用形狀如
圖經以贈予其間最者九品曰丹竈泥丸即前說曰竹
葉符劉真人修道時弟子苦蛇虎蟲劉即竹上一葉書
符惡類悉絕後此一叢竹葉皆有天生符青黃篆青葉
上如枯他竹不爾也曰過山風似缺此數品皆尋常以
餉游客即投予數囊其他如雲母九節蒲缺不可殫紀

至如孔翠

缺

唯所謂五色雀云時見之既夜深各就榻

明日天氣尚陰沈晨殮罷出山殊依依不堪舍小立樹
下徒御忽呼門左竹上有綵鳥道士即舉頭曰信此即
五色雀也予亦隨睇之不見蓋其物隱見不定故謂異
物所云余襄公來一見後缺以為貴人至乃出嘻余非
時所謂貴人其出何意抑漫然邪戲邪或非所謂者邪
遂還游二日得詩二篇

知山六十年此日僅攀緣仙事不全見世人爭共傳眼

猶疑昨夢身已到中天

羽輅璇霄任所之鐵梁雲頂渺無期若教鶴信終傳在
未恨蓬輪此到遲事極靈竒難盡目神游沖漠不能詩
浮來若復能浮去便卧苔階更不移

贈李道士

今古神仙窟羅浮道士家藜牀掛星斗芒屨帶烟霞曾
見橋橫鐵應知竈伏砂此中成道易遺履莫教賒

羅浮聲壓海內到矣宿矣不能登焉鄙邪懦邪仙梯難

攀世情必憾去喜愠冥得喪乃本道耳班堯廷者惡得
皆九官入孔門者豈其盡回賜無乃冠顛髡頭居仙棲
佛場盡為真人四果者與夫慕靈虛者嗤覓富貴者覓
富貴者又都秦檜王元寶等輩乎

越臺諸游序

顧公丙子秋來僉廣東提刑按察事至旬日即往潮州
督捕漳州賊帳籌戎衣月七胸眺而賊平歸于臺一日
即往視清遠賊見其情授畧於禪校歸于臺一日允明

用部吏規見公問管內事若某某允明對爾爾問文章
事某某允明對爾爾遂問全廣風俗物產等因言地多
靈山傑水足以誇足目於四方者允明對若大庾之鉅
浴日海珠輩之細羅浮白雲浮丘之居仙曹溪峽寺之
居佛至乎韶石韓山之居聖賢厓門之繫乎興滅類未
足盡數公謂姑徵最近且古者允明以越井當焉公曰
明日與子陟之明日公果召允明從至臺下即有屋首
之蓋所謂悟性寺門步以上臺為樓殿者三餘為從寮

樓不甚軒敞拊前檻雖可矚遠上偃簷下蔽於林不能
大廣豁寺外亦無餘隙壤無大竒處實不滿其名蓋一
臺盡為室廬滿之凡佗尉之棲屢稱於名輩者亦惟其
遠焉耳時其僧庸狡畏供游人為忙頻誇望海樓之勝
以押闔之公與允明亦欲遍及可覽處因遂舍之去陟
望海望海盤卧厚堞飛欄五成四墉鑿牖馮其前而睇
之東南之海西北之江廣狹帶束省郭遠近山纍纍然
省郭衷萬室擁樓下乃足為大觀稍盤旋下從人導而

東至迎真觀小憩其外一丘亭間解衣微觴縱話古今
大率深淺事物意悠然遠日影漸下遂不入觀去將歸
導者言路便崇報僧舍乃少過之得一軒畧坐啜茗允
明挈坡公寫丹元復傳李謫仙仙後二詩卷在懷因展
閱之須臾乃返明日往謝公因謂公今之人游事亦多
以聲吾嘗蹴某仙厓佛石識某聖轍賢武營營以趨眩
眩以尋而逐逐以詡之何游乎夫唯勤之可朝佚之可
野張之可武弛之可文動之可議靜之可默徐之可置

疾之可即於是徧天下局一壑莫非勝眺是故宗公之
謂觀固云道焉以公之負者厚濟者深允明幸從今之
游以有其大者

懷星堂記

懷星堂在蘇州闔閭子城中之乾隅日華里襲美街有
明逸士祝允明之所作也清嘉左抱吳趨右擁

二曲
名

面控邑公之室背倚能仁之刹斯其表環尤有襟密則
西接旃林王中書空室家以宅三寶者也南臨樂園朱

秘書屬淵孝

杜瓊先生

以棲雙高者也至於堂之奠趾懿惟

少保左丞石林葉公少蘊之

缺一字

也宣德中曾為先外

王父柱國大學士尚書武功公之所爰正德之杪中表

羣從將遷于他嘉靖倣落余自南粵還履丘園乃歸於

我焉於是存先廬以繫思築新棲而萃眾厥壤也奠隆

而夷嚮明而邃堂構聿起旁舍景從梁棟有截

缺一字櫨

附麗軒窓洞明院落舒曠其內則圖書蠹蠹以周列琴

瑟閑閑而在御筵案肆設鐘鼓靜縣月旦藏家人之儀

晨暮集高朋之駕芝蘭滿坐雲霏盈耳若夫星鳥殷仲
則西林百舌吹笙鼓簧東苑千芳飛紅泛翠至於朱明
長羸則綠陰晝合靈飈潛襲朝雲縈棟千峯獻奇乃若
西郊迎帝萬物咸說則瑤津挂角金波激空遙岑削碧
以淡影黃華傲年而依人暨於玄冥義軒北陸缺斯亦
四序之呈妙字缺五者也或孤據屏几崇朝忘興或甘瞑
枕席踰辰乃寤字缺八或研磨竹素丹燼紛紜周孔之
禮樂洋洋上下淵賜之音容閭閻左右邀春秋而友辭

今蹈戰國而參機辯炎劉與賈董缺二卿雲缺二典午

共嵇阮

字 缺二

王謝分標

字 缺四

於六代

字 缺四

於李唐

字 缺一

兮惚兮恍兮

字 缺二

乎靈飛渾瀕神潛窈冥孤若禪祖寂

如洞穴萬如紆網一若執象江山不異風月依然俯仰

平遠皇義何在千古在目萬玄集膺雖則一扉隔而道

俗懸百英對而今古接至於求獲腎腸之合契猶恨齒

牙之不宜未嘗不廢簡而歎反袂而悲者矣嗟夫事蓋

有圖難而昧易情蓋有褻遠而忘邇故家在東而呼丘

珠含裾而犇覓於是窮而不岸忽悟返而內尋旦暮之間
嘻遇之矣乃假昔人睹洛懷禹之意著餐羹覲堯之
義魏榜大題謂之懷星且夫少微煜煜炯蒼

缺一字

之表

二王拂榮空塵玄覽真歸處士之特也六符煌煌謚紫
垣之位左丞謹謨卓識絕黨安止弼宰之光也而彼德
辰下注賢人般集則又祕校惇厖耆之餘彩矣有如
武功雄標峻

缺一字

偕少蘊以賓主用嘉謔孝懿節揖長

丈而友于矧是數公莫不宮羽鏗鏘旒卷華爛茲文斯

盛顓蒙得師頰仰醉心欽承虛己旦則昂瞻衡察冠屨

儼然左拱右挹鬢眉颯爾堂庀有踐玉趾之所布武江

山留照

缺二字

之所睇賞宵則凝薰廣除虔禮霄落璇田

縣象以錯落諸老之精英

缺一字

如雕甍延景而晶熒小

子之

缺四字

可以親炙

缺一字

涕洟時塵者矣慨惟西鄰淨

土邇為有司攘其強半以為書院事言游氏固亦洙泗

之流風可親武城之弦歌成想聖科文學故在余鄉吾

黨狂簡益存

缺一字

傷哉王子曠代之鑒

缺一字

之風

流轉哀音徽銷滅法聖退處於下室嗣徒散託于旁廬
儀矩蕭蕭香煙漠漠鐘磬時韻若含悽楚之音梵唄有
作少謝溟潮之響愈足以增前幻之浩嘆彌虛襟而莫
已雖然華嚴華藏海芥無擇妙心寶性飛沈不迷實獲
我心安足翳眼歸投竟了損益何存也哉按石林避暑
話云朱伯原居在吾黃牛坊第之前號樂園又云珣珉
宅在日華里今景德寺是又云余大父舊廬與寺為鄰
盧氏郡志載珣宅與葉錄同蓋本其言以筆而鄉都條

乃云鳳皇鄉集祥里今俗亦惟知稱為集祥豈日華即
集祥舊名邪或鳳凰不止一里而盧獨得其一邪黃牛
之稱不知其故與始余以吳趨清嘉吳中雅觀坤為之
物曷可辱廁後先名哲暎接相望因創斯襲美之呼焉
嗟夫擇仁而處者智也安土樂天者達也求古而歸契
者尚賢也是之謂三善有美而不知得師者蒙也懷居
膠有將為其後之恒守者魯也是之謂二繆循三善而
屏二繆居室之理其殆庶幾乎爰用聲其腎腸登筆垣

屏時余齡六十七矣嘉靖紀元之五祀蒼龍駕于降婁
榦麗于柔兆月惟宵中星虛哉生魄丁卯文成

懷星堂集卷二十一